

王卫平◎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 及其名家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卫平◎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 及其名家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王卫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5004-4277-7

I. 中… II. 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276 号

责任编辑 符佳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话 010-840294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03 千字

定价 27.00 元

邮编 100720

传真 010-84017153

装订 丰华装订厂

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 2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卫平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序

王富仁

从单线看人生，事事都顺理成章。但从复线看人生，荒诞之处就多了起来。

我在大学上的是俄语系，与中国现代文学可说没有什么关系。在那个时候的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因了成仿吾校长的关系，是要学中国文学的，但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有文艺理论，有写作课，就是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到了大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来了，跟着社会闹腾了两年，就被送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身体锻炼得也算可以，但却没有锻炼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一年半之后，国家在我们当中挑了几个“特务”（在我那时的印象里，政治条件好的外文系学生是免不了去当“特务”的），剩下的就由解放军同志护送着回了老家。我那时候是“走资派”的子弟，“走资派”还在“走”，可我这个“走资派”的子弟可就走不了了，只好回到家乡一个中学里当教师。我们那时，很看不起中学教师，但到了中学，才发觉自己当中学教师也是不够格的。那时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是反“帝”反“修”，“帝国主义”的英语虽然还没被反掉，“修正主义”的俄语却确实被反掉了。俄语没人学了，我这个俄语系毕业的学生只好应付着教语

文。幸亏那时的中学语文还是好应付的，除了每册开头一课的毛主席诗词和中间的一两篇鲁迅作品，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时文”，平常喊惯的口号，再教给十几岁的孩子喊，也没有什么难的。我讲课又是属于大嗓门的，学生想睡也睡不着，只好睁大眼睛听着，比那些小嗓门老师的“教学效果”自然要好得多。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又要抓教学了，校长就给我安了一个“官”——教育组副组长。按现在的叫法，就是“教导处副主任”。

我父亲就是个当官的，他那个官当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到了我，可就更不济了。我是父母惟一的一个男孩子，姐姐比我大10岁，妹妹比我小11岁。从小娇生惯养，全家的人都为我操心，而我却什么也不用为别人操心。在城市里，显不出来了，而在那时的农村，我在别人眼里大概是一个纨绔子弟式的人物。这样的人，是不能当官，也当不好官的。我那时当的官，说小也不算小，虽说是“副”组长，但没有“正”组长，就权力而言，我就是教导处的“大拿”；但说大又不算大，虽说是副“组长”，但又没有组员。教务员是个女“同志”，生孩子去了，连排课程表的事也得我来干。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一个人手忙脚乱，没干两个月，就把全校的教学弄成了一锅粥。

中国的官，是当上就下不来的。我虽然没有把事情弄好，但是也没有犯什么错误，校长有什么理由撤我？而我呢，自然是领导“信任”，就得干下去。你要提出辞职，什么意思？是不是对领导不满呢？是不是嫌自己的官太小呢？吃亏的只有那些学生们。但他们是不懂得我把事情搞得怎么样的。只有个别捣蛋的学生，有可能对我表示不满，但那个领导不得罪个把人，你一个人说我不好就是不好了？说不定你是有意诽谤、寻衅报复呢！你真要证明我的事情没有做好，得让大部分学生都支持你，但到那时，你就有了聚众闹事的嫌疑。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学校是不会

手软的。……于是，我就被搁浅在这诸种微妙的关系里。

怎么办呢？逃吧！

按说，逃也是不好逃的。那时的调动工作，得走后门，求了接收单位的领导，再求上级领导；求了上级领导，再求本单位的领导。求一次是不行的，得天天跑、月月跑、年年跑。把关系跑熟了，把所有领导都跑成了“自己人”，工作才有可能调得成。这可是一个比做官更难的大工程。像我这样一个连官也做不好的人，想调动工作就更没有门了。但天无绝人之路，在这时，国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了，我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看到了一条地缝，说什么也得钻呵！

但考什么呢？考古典文学，我看不懂古文；考外国文学，限考英语；考文艺理论，古典文论和外国文论我是一窍不通。剩下的只有现代文学，到底还看过《鲁迅全集》。就这样，我成了西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实际上，直到那时，我还没有系统看过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我经常对人讲，我的后半生，“命”还是蛮好的。前半生用着牛力做的事，一件也做不成，不但做不成，还要惹一身腥，但到了后半生，连浑水摸鱼的事也一摸一个准儿。实际上，我考研究生，就是一种浑水摸鱼的行为，何尝想到过做学问？何尝真的关心什么文学，什么文化？充其量只不过为了调动一下工作。想不到，我的鱼越摸越大了起来。硕士研究生之后，又读了个博士。博士生毕业之后就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我的博士生导师李何林先生故世之后，我们就继承了他的一个博士点，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博士生导师。

王卫平先生则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着学问走过来的。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在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只要翻开他这部论文集，就可以看出，他不但学问

做得很扎实，而且极具开拓精神。在中国，他几乎是首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学者，他在1994年出版了他的《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他几乎是惟一重视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研究的学者。他的《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论纲》是体现文革后讽刺幽默小说研究最高水平的文章。在作家论方面，他涉及的面很广，鲁迅、茅盾、钱钟书，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而尤为突出的是他的钱钟书研究。1997年，他出版了钱钟书研究的专著：《东方睿智学人——钱钟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王卫平先生的文章，我是早就读过的；对他的学术成就，也是很佩服的。但到了2002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要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我开始一愣，但随即也就明白了。现在，只做学问也是不行的。得有一个博士牌牌。这样的“学生”，我当然愿意收。于是他便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

从王卫平先生个人看来，似乎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当他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我成了他的“博士生导师”，事情就荒诞了起来。

我想，假若他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我现在还是西北大学的教师。继承李何林先生这个博士点的就不是我，而是他。而他现在可能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就是他的博士研究生。

但事情自然荒诞起来，也就只能荒诞下去。现在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就要出版，作为我的“博士研究生”的他自然得要我写序，而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的我，自然也就不能不写。

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序言。

目 录

王卫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序	王富仁 (1)
--------------------------	---------

第一辑 宏观研究

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走向	(3)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创新与突破	(8)
接受史：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	(20)
拓宽与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八个问题	(27)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的反思及重建	(42)
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论纲	(52)
四十年代讽刺小说的时代风貌和风格特征	(78)
中国话剧缘何被冷落	(107)
当代话剧如何走出低谷	(111)
戏剧的共感性与参与意识	(115)
传记的写作原则与评价尺度	(121)
文学名著究竟应该如何改编	(124)
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趋利避害	(129)

第二辑 鲁迅研究

论鲁迅人格的意志力量	(137)
------------------	-------

鲁迅与二十年代的讽刺小说·····	(147)
现代讽刺文学与鲁迅传统·····	(159)
从接受美学看鲁迅小说的精神价值与永恒魅力·····	(171)
对人自身认识的两大发现	
——《阿Q正传》与《围城》的比较分析·····	(183)
《野草》、《写在人生边上》平行论·····	(198)
自话自说，自成一格	
——简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	(207)
新世纪：鲁迅仍然伴随着我们	
——评高旭东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	(212)

第三辑 茅盾研究

关于吴荪甫评价的几个问题·····	(219)
从接受美学看《子夜》的价值取向·····	(229)
新时期十年《子夜》研究述评·····	(242)
《水藻行》在茅盾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独特意义·····	(263)
艺术衍变与价值取向	
——茅盾短篇小说综论·····	(274)
茅盾在小说文体建构上的独特贡献·····	(284)
茅盾的散文创作概观·····	(296)
茅盾的《黄昏》简析·····	(305)
略论茅盾的文学翻译理论·····	(310)

第四辑 钱钟书研究

中国讽刺小说的两部杰作	
——《儒林外史》与《围城》的比较研究·····	(325)
《围城》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	(340)

东方的两部讽刺杰作

——《围城》与《我是猫》的比较研究·····	(348)
《围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联结·····	(359)
钱钟书对中国讽刺幽默文学的独特贡献·····	(374)
后记·····	(394)

第 一 辑

宏 观 研 究



新世纪：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 发展走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和学术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动荡、大蜕变、大转折的时代环境中创立的，期间自然带着焦灼与浮躁，也伴随着昂扬和奋进，最终以充满希望的神情走进了二十一世纪。它经过几代研究者的筚路蓝缕，开拓创新，如今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实现了初步的成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品格。然而，和其他学术门类相比，尤其是和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则显得十分单薄、年轻和幼稚。从时间上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不过八十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充其量不过五十年。从学科的确立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确立也只是近二十年的事。就此来说，它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比，仿佛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在新世纪里，学术事业期待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创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则是它的建设的世纪，而且是全面建设的世纪。如何建设与发展？向着什么方向发展？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应该做出哪些战略调整，进行学术上的选择与重构？这是我们必须深度把握的严峻问题。

一 学术规范的整合与重构

就整个学术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是辉煌的，涌现出了一批学术大师，开创了一系列研究范式。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二十世纪几代学人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完善。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学术规范的整合与建构恐怕是该学科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走向。

首先面临着一个学科正名的问题。在学科门类中，似乎没有哪一个学科像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样，具有如此名目繁多的名称和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等。以至在学会上有南会北会之分：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名称提出以来，由于它的通识的文学史意识，以及具有自己的观念与框架，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首肯，被频频使用，甚至有人主张干脆放弃“现代文学”一说，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名正言顺地进入学科名录。但笔者则认为，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哪些合理的观念和理论体系，但终因不能涵盖“当下文学”而显出它的时段性、过渡性。尽管名称问题并不具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该学科的学术规范尚需建立的问题。依笔者之见，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之恐怕是新世纪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因为它已写入学科名录，而且因为非此不足以涵盖“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段，而将两者打通也是新世纪学术整合的必然趋势。

其次是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的重建问题。以往在很多问题上

研究者们一直纠缠不清，争论不休，比如，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茅盾作品的理性问题；主题是否先行问题；《子夜》是不是名著问题等等。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像杨朔、秦牧散文的估价与定位问题；金庸与王朔之争问题；骂派批评问题等等。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我们的研究者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层面来解读与阐释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因此，往往同一个议题，结论却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在学术规范的整合与建构中，尤其要注重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的重建问题。我们的研究者，应该在一些主要的学术理念上达成相对的、大家认同的学术规范，比如价值判断体系问题就应该达成大体一致的共识，这就犹如游戏规则，大家都要遵守，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不能以“骂”代替严肃的批评，不能以道德激愤代替科学的判断，否则会自我减轻批评的分量，降低学术的品位。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学术自由，要在学理与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现象统观和学术整合，发扬学术民主，激活与再造学术精神。

二 经典意识的自觉与强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对文学的筛选将越来越严格，甚至于苛刻。因此，经典化的筛选与解读自然被提上日程。在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典意识的深度把握将变得自觉，得到强化。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如何？这需要专门研究。但学者们在如下问题上已达成了共识：经典是长存于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并非流行的，而是比流行更为久远的；它不是一、二年内最畅销的，但却是经久不衰的。经典在艺术上具有原创性，是耐读的。经典具有丰富的内蕴和深刻的启

示性。经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并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① 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于历史较短，时间较近，经典的遴选与解读远没有完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开始。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有人主张可以暂时“悬置经典”，而回到活生生的小说史现象中来，因为现象具有无限的丰富性。这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明清的几大名著太被看重，以至于遮蔽了其他小说作品。而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除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少数小说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对现当代小说研究诚然也需要回到活生生的小说史之流中，但更需要对其进行经典的遴选和经典学术价值的判断。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经典的泛化问题。反映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对经典与非经典的解读与阐释模糊不清，普泛化倾向明显，降低了经典的水准。反映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则是经典性与先锋性模糊不清，精品与时尚相互混淆。一些研究者热衷于所谓“先锋文学”，对其“捧”得太高，殊不知，先锋性的很多作品是难以转化为经典的。一些批评家热心于文学时尚，喜欢弄潮，导致时尚对精品空间的挤占和精品意识的消解。还有的学者对经典的选择与解读越来越自由与随意，导致经典地位的危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下文学，由于时空距离太近，还难以用经典的标准与眼光衡量，只能以精品意识来解读与评价。当代文学研究中精品意识的自觉与强化，无论对

^① 转引自陈漱渝：《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

当下俗滥的创作，还是对当代驳杂的作品都是十分必要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于经典意识、精品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将有效地克服上述问题，经典与精品将被凸现出来。

三 不同领域的开放与融通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文理分流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文理交融的世纪，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二十一世纪就是两者会合的世纪。的确，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反映在学术领域，开放与融通，追求集大成也就成为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在自身上进行学术整合，而且还必须向外发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它不仅在文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内打通，而且还会向文学以外开放，比如向哲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开放。文学，由于其自身的特质，使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哲学，尤其是优秀的作品、经典的作品，无不体现着作家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文学又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语言又是思维的产物，因此，文学研究又可以和语言学、修辞学、艺术思维学联姻，进而研究文本语言的驾驭，语言的技术、技巧，语言的色彩、节奏、使用频率、修辞的方式方法，乃至作家艺术思维的特质与类型等等。可以预见，现当代文学的哲学、语言学、修辞学、艺术思维学研究都是大有作为的新的研究领域，它和作家的创作史、文学活动史、作品的传播史、读者的接受史等共同构成文学研究的新景观。

总之，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以创新的姿态、稳健的步履，超越二十世纪，以恢宏的气度、开放的视野显示出其学术的厚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来。